



在饭局上，她突然说：好想好想，吃冰淇淋啊！最好是H牌子的，带香草味道的……

话音落下，就有男士站起来，“要不要现在去买？”

她无辜地说：“谁说要去买的呀？”神情和言辞里，一副笃定。

那个男士也不尴尬，一笑，仿佛是他的错。

这真是一个特别的女人，这种女人总是能够非常巧妙地、技术地、火候恰当地跟异性维护着一种看似简单其实复杂的关系。

偏偏这种关系，也无暧昧，不见得过分，说穿一点，倒是男人欠了她的，心甘情愿，为她。看起来，比爱情少；做起来，又比友谊多。

挺有难度的。

那一天，她拉的一个广告客户中途翻脸，投奔别家，她脸色煞白。

我因为在现场，便搜肠刮肚地想说上几句安慰之词，她伸手阻止，然后拿起电话，机关枪一样狂轰滥炸。当她挂机的时候，长叹一口气，舒服地歪倒在椅子上，眼睛里充满了胜利：“我的

一个朋友说他自己掏钱给我做！天大地大，我就不信我搞不定！”

果然，她的一个铁杆补了这个缺。

铁杆是个男人。类似的事情还很多……好像她并没有额外付出什么，我说的额外，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就有男人对她死心塌地。有人说，男人很“贱”的……

比爱情少，比友谊多

王丽萍

她笑，什么叫“贱”？拆了字，我就叫他“贝戈戈”，也就是“宝贝哥哥”。哪个男人听了，心里不软酥酥的？

她累，有人温存周到，借一块肩膀给她靠靠；她哭，有人及时摸出纸巾；她笑，有人为她设宴唱歌；她静，请勿打扰，有人知趣走开。

我始终认为，一个女人特别会跟男人相处，基本就是高手，有的女人，相信是被恋爱给“炼”出来的。

一日，我们吃饭，有电话打来让她三小时后来浦东机场拿东西——一位朋友从法国给她带了一瓶香水，因为转机，无法过来……她放下电话，自嘲：法国什么牌子的香水在上海都买得到，我这头赶

到那头，怎么也得一百多的士费，而且一堵的话还说不定赶得上赶不上呢，这不有病啊！对我好，就不要让我感觉麻烦呀！

我愣在那里——这样的女人，你是学都学不来的。

她放下筷子，噤声啪啦打了一通电话，最后搞定一男子去机场。那男子晚上会亲自把东西交到她手里。“累不累呢？”我忍不住说。周旋，需要本事，要会周到，又得懂得眩晕……

“我是大家的女朋友，这是规则。”她老到地说。

一个女人，当她属于大家时，她会得到几倍的疼，可当她只属于一个男人的时候，就会失去一大片。

“所以，我至今单身，交一帮子男人，跟他们的关系，比爱情少——可以诉衷肠，可以发嗲，可以撒气，却完全不用负责任，也无牵挂……这关系，不是爱情，却比友谊多，可以要求他干这干那，做点超出友谊的小动作，享用不涉肌肤的亲热，却没有罪恶和道义的……”男人，有时也需要这样的女人，成为他寂寞时的养料。”

彼此需要，才是存在的理由吧？

可比爱情少，是少多少？比友谊多，又是多多少？



上学去 胡子林摄

当著名导演李安的电影《色·戒》荣获威尼斯金狮奖时，人们不会忘记小说作者张爱玲；当人们如数家珍般地品读张爱玲的系列小说和散文时，更不该忘怀她曾就读了6年的母校。今年是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115周年校庆，市三女中的前身为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张爱玲就曾经就读于此。

1931年秋，12岁的张爱玲进入圣玛利亚女中

张爱玲与市三女中

张邦浩

学习，学校的环境首先深深地感染着她：红瓦尖顶，绿树葱郁，环形的长廊和高耸的钟楼，充盈着宁静、优雅和古朴。读书时，张爱玲就显示出一发不可收的写作才华，入学第二年，她即在校刊《凤藻》上发表处女作小说《不幸的她》，描写的是两个才10岁的小女孩之间的亲密友谊，她用浪漫的笔调书写女性追求自由的过程和不得不与世俗决裂的情景，这是张爱玲小说第一篇描写“女性情谊”的。第三年，她又在校刊又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迟暮》，文中描写了美人迟暮的悲哀，春天的缤纷繁华与女人的空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作品还隐隐约约表达了她内心的孤独。在校时，张爱玲个中高挑，喜欢着素色长旗袍，留齐耳短发，在许多生活琐事上往往心不在焉，经常忘记做作业，忘带书籍，而且总是解释说“我忘啦”，而在文学创作上却显现了极强的天赋。直至1937年高中毕业，张爱玲已经陆续发表了小说《牛》《霸王别姬》，散文《秋雨》，以及书评《若馨评》《在黑暗中》，影评《论卡通画之前途》等多部作品，其中，要数18岁时发表的小说《霸王别姬》最令人

刮目相看，她套用历史故事与戏曲，作了反讽，表现了虞姬对自身处境的醒悟：不管霸王是胜还是负，她只能是男人的附属品，早晚要成为牺牲品，与其被动地被赐死，不如主动地选择死。对于这篇小说，张爱玲当年的国文老师汪宏声曾大加赞赏，认为“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爱玲从最初在校刊上发表作品，到最终成为深受世人爱戴与关注的著名女作家，足见母校的人文环境和严谨的教学，对她独立人格的塑造和文学素养的熏陶。张爱玲的作品多以探索、刻画女性为重要特征，用精致、圆熟、冷静，又充满世俗情趣的笔墨，细细地探索、咀嚼着人情世故，这无疑又与她特殊的贵族家庭出身和长期在女中学习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从独特的视角，关注女性在父权淫威下的地位，挖掘女性内心深处的愤怒与反抗，用颠覆传统的反思塑造女性人物。如果说张爱玲的成长离不开女中，那么，成才后的张爱玲更是用她那细腻、传神之笔，继续揭示叹惋着女性的悲哀、凄凉和曲折。

张爱玲对母校怀有深情，在高中的英文习作中写道：“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熟悉的穿过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的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



别让防疫针刺痛了心

陈维新

近日，读小学的孙子带回一张《流感疫苗接种单》，要家长填写并签字。我一看，上面写着“每人接种一针，疫苗费八十元”等字样。想起今年五月份刚打过的一针“水痘疫苗”花了一百六十六元，这防疫针怎么这么贵？第二天我送孩子上学，在校园里碰到其他家长。大家也都舍不得给孩子接种疫苗。从孩子不起，打啦，也算不清到底打了多少防疫针，花了多少疫苗费了。当然，在少年儿童中搞好疫苗接种，对预防、抵御相关疫病，增强孩子体质，无疑是件大好事。可一支防疫针动不动就是百来元钱，甚至更贵，这些费用少儿医保不能报销，令我等工薪阶层为之皱眉，那些贫困户、外来农民工家庭又怎能承受得了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或者像不少人那样停停打打，间隔式地打针接种，这又怎么能切实起到防疫作用呢？

清楚地记得，我们自己小时候也打过防疫针，什么种牛痘防天花、防霍乱等等，那时经济不发达，印象中防疫针都是免费或收费非常低廉的。不知道现在一支疫苗的成本到底是不是否有人趁“疫”打劫，从中赚取昧心钱。即使防疫针的成本真的昂贵，但接种有利于增强下一代的体质，各级政府给予一定的药价补贴也是理所当然，更何况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减免了学杂费用，减轻了上学孩子的家庭负担，那么高昂的防疫针费用无疑将其抵消了，或许还倒过去增加了。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把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打防疫针事关重大，我们期待政府有关部门予以关注，别让防疫针刺痛孩子家长的心。



已经9时多了，女儿的房间还亮着灯。我走进她的房间，女儿躺在被窝里，两只眼睛忽闪忽闪的，一点睡意也没有。“怎么还不睡呀？明天还要上学呢！”我问。女儿说：“我也想睡的呀，可是我睡不着。”“你开着灯，当然睡不着了。把灯关了试试，马上就能睡着了。”女儿听话地关了灯，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女儿的时候，女儿已经沉沉地睡着了。

让小草安睡

黄健

半夜，我忽然被女儿惊醒。我大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女儿把我拉到窗前，指着楼前的草坪，不无忧虑地对我说：“爸爸，我刚才上洗手间的时候看到那些草坪灯都还亮着，你说，那些小草是不是也会像我一样睡不着呢？”

我被女儿的话深深地震撼了。

我家楼前有一大片起伏有致且四季常青的草地，绿毯般的草地上种植着一棵棵、一丛丛的花草。在草地上还安装了五彩的灯饰，每当夜幕降临，就将草坪映照得如梦如幻。置身于这样的美景里，着实令人赏心悦目。可是我们在享受美景的同时，却无情地剥夺了小草夜晚享受黑暗的权利，破坏了小草的生存规律。

是的，每一棵小草都应该受到尊重，它们白天应该享受阳光，晚上应该享受黑暗。我不禁被女儿那柔柔的爱意所感动。人类在享受美好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替小草们想想，不要去打扰它们，让它们白天快乐地成长，晚上安静地睡觉！

如今，步入办公室，键盘和鼠标发出的“哒哒哒”声不绝于耳，似乎大家都忙碌得很，但其实不少人只在“网络躲懒”(cyberslacking)。据统计，全球打工仔工作时有一半的时间是花在私人事务上，这更催生了不少绞尽脑汁专为办公室“懒虫”而设的网站。

网上躲懒

爱妮

曾经著书探讨办公室上网现象的华莱士先生表示，打工一族总会出尽法宝逃避辛苦工作，因为在你的桌上便放着一道通往世界之门户，而且掩饰起来很容易，实在令人难以抗拒。

员工们上网大都是收发电邮，其中近三分之一电邮是跟公事无关的。很多人也在办公时间上网理财或购物，特别是Facebook和Myspace等社交网站更是热门的“偷懒”地点，用户将



七夕会 时尚感觉

洋山翰墨缘

王家骏

书法家王宽鹏先生近来和小洋山岛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啥？岛上两处新增的摩崖石刻，均出自老人之手。一曰“石龙”，一曰“龟蛇听经”。最大的字足有六米见方。真是笔走龙蛇，气势恢弘。

去年岁末，洋山深水港管理处找到宽鹏先生，请其为小洋山岛几处风景题名。两处景点在小洋山港的生活区，一为百多米长的石龙，随山势起伏，前后连绵，乍看像潜龙在渊，侧看像见龙在田。宽鹏先生得其神韵，大笔一挥，“石龙”两字奔涌笔端，尤其是那个“龙”字，取大写意之趣，自下而上，真像飞龙在天，气象万千。

另一景点为两块石壁，一呈龟状，一呈蛇状，相互依偎，似在聆听佛祖讲经，潜心皈依。宽鹏先生展纸濡墨之际，忽然想起一则民间故事：古时，城内新开两家酒店，一家门庭若市，一家生意冷清。究其原因，原来一家酒店的招牌写得一笔不苟，老老实实，另一家则把“酒”字上故意漏掉一笔，大家觉得奇怪，争相前去观看，生意自然红红火火。宽鹏先生得其启发，索性把那个“蛇”字当作画圈，信笔写成墨蛇状，将墨迹交付洋山深水港管理处。看到那个信笔由缰的“蛇”字，该处领导实在没有把握，遂请教

宽鹏先生。宽鹏先生含笑嘱如此这般便可。

今年盛夏，两处摩崖石刻历经数月施工终于完成。洋山深水港管理处的领导高兴地打电话给宽鹏先生，说那个“蛇”字真灵，游客到龟蛇听经处，总要在哪里猜测一番。数分钟后，一阵会心的大笑便在那里响起，效果特别好吧。

宽鹏先生以翰墨结缘小洋山岛，也开始关心起小洋山岛上的一草一木来。在小洋山岛的一隅，宽鹏先生发现在几座巨型岩石上有数十孔洞穴，类似佛龛。遂作《洋山石窟记》一文：洋山北麓，巨石之上，有石窟数十座，错落有致，浑然天成，窟微而藏仙气，佛潜而居人心，为东海列岛之一绝。凡立业于斯，必获昌盛，故称福祉。

宽鹏先生，江苏淮阴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年已七旬。自称中隐之人。浸淫笔墨40余年，深得大碑雄穆、南帖灵秀之趣。其与小洋山岛的这段翰墨奇缘，也算是盛世趣事一件，是为记。



许传福
房车
(四字信用用语)
昨日谜面：偶尔一晃(国产影片)
谜底：《无穷动》
(注：须读作“无/穷动”；“穷动”作沪语解，即“动得厉害”之意)

最后的嘱咐

范光耀

同事的母亲去世了，我和科室成员前去吊唁。我们约略知道小区的所在，根据以往的经验，想要找到办“白事”的地方并不难，因为一来要放哀乐，二来要打纸幡的。但是，我们在小区里转了半天，硬是没有找到那个同事母亲的家。后来，我们只得打手机询问门牌号。我们问那个同事，为什么把“白事”办得这么悄无声息？他流着眼泪告诉我们，他母亲是个处处都为别人着想的人，临终前，她特意把三个儿女叫到床边，最后一次嘱咐说：记着，我死后千万不要放哀乐，也不要打纸幡，因为楼下的孩子刚刚满月，隔壁的小夫妻结婚还不到半年……下楼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人站在楼道里默默流泪，给这位好人送行。